

一条大河波浪宽

黄丹丹

每当写作困顿时，我总爱前往八公山下，于淮河之滨，凝望汤汤淮水。那日黄昏，我又奔赴她，夕阳正缓缓西沉，洒满碎金的河面，如一匹被时光浣旧的巨缎向远方铺展。我举起手机，定格那隽永难描的画面。这时，有船只蓦地闯入我的镜头，顿时，被搅动的河面波光漾动，明灭不定，我的心也随之恍惚。古人云“逝者如斯”，在河水沉默的奔流里，不知裹挟了多少重时空记忆，在水的怀抱里，一切喧腾都化作永恒的苍茫。

作为一名写作者，我何其有幸，生在这条承载中华文明独特气质，深藏治水史诗、吞吐南北烟云的大河边。被淮河滋养的生命，更能感受她命运的悲欢，见证她子民的坚韧，受益她延绵的文脉。静伫河畔，与她相望时，我总能从她无声的诉说中察神迹，捕获灵感。

在河边走，能够更深切地感知四季更迭、万物循生的节律。那节律，早在两千多年前，便被西汉淮南王刘安记录在《淮南子》上。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、立夏、小满、芒种、夏至、小暑、大暑、立秋、处暑、白露、秋分、寒露、霜降、立冬、小雪、大雪、冬至、小寒、大寒。每个充满诗意的节气名都如一道农耕文明的密令。如今，我生活的寿州古城中已建成二十四节气馆，孩童可在其中习诵古训，而我以为，真正的课堂，仍在这河滨。当见春风染绿柳梢，秋霜凝上芦荻，你便真切地看见了“清明”与“白露”。这大河赐予的节律，让匆促而行的现代人，在内心存一份与天地同频的从容。



大河 张永生 摄

夜色渐浓，对岸灯火次第亮起，倒映河中，被拉长成颤动的光带。远方，似有寿州锣鼓的声韵隐隐传来，沉郁而铿锵。我忽然觉得，我站立之处，不单是地理的岸，我正站在一条更为浩瀚的大河之畔，那是由治水智性、农耕律则、楚汉风骨、民间烟火与红色信仰共同汇聚的、名为“淮河文化”的精神洪流。它从历史深处奔来，正磅礴地向未来涌去。

河风携着水汽拂过脸颊，清凉而润泽，我怀揣被河水涤荡的清朗之心，缓缓归去。儿时，常听长者讲述淮河水患的灾难往事，而今，淮水安澜。生我、养我、给我无尽滋养的寿州古城，再广延至淮南市，有着淮河安澜的治理典籍。始于春秋、被誉为“天下第一塘”的安丰塘，展现上古先民因势利导的原始智慧；新中国治淮首批骨干工程东淝闸，见证了当代人民锁缚苍龙的豪迈壮举；有将百里采煤沉陷区转化为国家湿地公园的奇迹，昭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。从古至今，这座城以及这城人参与了淮河从被动抗争到系统治理、从利用自然到顺应自然的全过程。

一条大河波浪宽。这条河中奔流不息的，是水，是光阴，是生生不息的人类文明。楚王的金币与百姓的陶碗，王侯的陵寝与乡野的社火，寿州锣鼓的铿锵、花鼓灯的奔放、正阳关的惊心，在这片土地上浑然相融。古老又青春的城，始终热烈欢腾，是这条河虔敬的歌者。来自远古的歌，随着清风与流水，永传不休。

小叶，一层一层地染着，染得山像一块溼湿的宣纸。山樱花，就是谁在宣纸上点的红朱砂，画龙点睛，整幅画因此活了起来。

山樱花，又称中国樱，蔷薇科李属植物，多单株分布在山林野外，如同贤者隐士，挺拔高洁，不染世俗。乡间公路沿山腰盘绕，下面是深谷，谷底有水，看得见，坐在火车里听不见，想必响声是冷冷的那种。悬崖边上，忽然又斜出一树山樱花来，开得恣意，像一群粉色的鸟，正要飞，却又停住了。风吹过的时候，花瓣就真的飞起来，飘飘摇摇，落进谷里，落进那看不见的溪水中。

白墙黛瓦的徽派房子，依山势分布，高低错落，自成风水。油菜开着浅浅的黄花，点缀在屋前后院。马头墙昂着头，墙面上有雨痕，一道一道的，像一种暗示。房前屋后，偶有一两树山樱花，枝条从黛瓦上斜逸出来，疏疏朗朗，衬着白墙，像一幅现成的画。古老的房子，鲜艳的山樱花，互相映衬，构成唯美的东方意境。

因为有这些山樱花，烟雨中的山就亮起来了。这种明亮不是太阳那刺眼的亮，是心里的亮。水也生动了，溪里的倒影，一树一树的，随着波纹荡开，又聚拢，像在慢慢揭开皖南的神秘面纱，展示出烟雨江南的另一种画面。

火车经过一个站台，鸣笛像老式座钟敲打报时，停下来，然后又开，时间就这样被拖着走。天暗下来了，雨还在下，细细密密的。我坐在窗前，望着这些山樱花一树一树地退去，退到春山的深处，退到雨的深处。它们还会开着，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，静静地开着。虽然不多，却足够温暖一个过客的心。

温暖的墨香

史良高

墨香是从我家墙壁上的报纸那儿来的。腊月二十四是南方小年，家家户户除尘接祖。接祖，就是恭迎先祖回家过年。打扫完楼上楼下积陈了一年的尘垢蛛网，母亲就从隔壁医院抱回一摞报纸，然后用面粉调成糨糊，让二姐和我一张张地裱糊到客厅的墙壁。溼湿的报纸干透之后，整个屋子焕然一新，拉上和乎鹁，点亮保险灯，屋子里便热热闹闹地喧腾起来。糊在墙壁上的报纸便成了我的课外读物。

拥有第一张散溢着墨香的报纸是小学四年级，学校集中订阅的《中国少年报》。那张图文并茂的报纸充满诱惑，以致我在课堂上经常“移情别恋”，被老师罚站多回。那些稚嫩清丽的文字，那些裹着墨香的故事，像春雨，像清泉，无声地滋润着一个少年干渴的心田，也牵动着一个少年懵懂的心事。透过浓浓墨香，我看到了奇妙的未知世界，还有遥远的美好。

小学高年级已开始晚自习。有天晚上邻桌忽然从兜里掏出一块萤光闪烁的“木炭”样的东西置于课桌，顿时引起全班轰动。有人试着去摸，又担心烫手。班主任也十分惊奇，留下了那块“木炭”，第二天白天再看，一块朽木而已。可夜幕降临后又萤光闪闪，似在燃烧。问邻桌来自何处，说是父亲山上开荒所得。那块灵异般的“木炭”一时间在校园内传得沸沸扬扬。班主任便以学校名义向《中国少年报》写了封信，并同时寄去那块“木炭”。很快，报纸在“读者来信”栏目刊登了回复。大致内容是：腐朽的棺木本身可能含有一种特殊的荧光物质，加之人体骨骼中含有大量磷元素，长期密闭于墓室，让腐朽的棺木含磷量增高，以致发光。那次“木炭”事件让我有了双重收获，除了科普，就是普通人写的字也可以变成铅字。

能让自己的文字散发墨香，从此成为一个少年的梦。

插队期间，我做起专职新闻干事。每天背着海鸥120，怀揣采访本，风风火火爬油罐，钻油塔，去常压炉、减压炉、大化肥尿素造粒装置、电厂的汽机车间，甚至到病房或受访人家中，采访，拍照，在暗房或家里卫生间冲印胶片、照片。时效是新闻的生命！半夜三更打好草稿，还要工工整整誊到方格纸上，第二天一早步行半个多小时匆匆送往市报市台。直到报纸上散溢着属于自己的墨香，方才松口气。

上世纪80年代末，我开始丢掉钢笔用上电脑。有了自己的邮箱之后，草就一篇小文，轻点鼠标，稿件秒达编辑桌面，免除了打印邮寄的烦恼。岗位调整后，业余时间我重操旧业，隔三岔五给报纸副刊投稿。没有了命题作文，文字就没了牵绊，我便随心所欲，天马行空，将那些带着激情、带着微笑、带着思考与追求的文字到处撒网，直至境外。写作，使我爱上了报纸，爱上了独特的墨香。我觉得，惟有那份墨香，能够让我的思绪展翅飞翔，让我的灵魂有所皈依，让我的内心避开喧嚣，像朱自清先生笔下的梅雨潭一般静谧澄澈。后来，我把散落于文学杂志与报纸副刊的文字，结集出版了几本散文集。

报纸这扇明净的窗口，让我窥见了文学的斑斓世界，享受过难以言喻的人生快乐。

山 樱

谢光明

绿皮火车慢得像在铁轨上打盹。我靠着窗，看皖南绵延不绝的山。山一座一座从雾里探出来，雾一团一团从山里飘出去。灰白的天似晴非晴，似阴非阴，有的云层镀着耀眼的阳光，有的云层沉重地压在山顶。雨丝细得像裙摆的流苏，在春风里斜斜地飘着，落在车窗上，凝成一颗一颗水珠。

水珠颤着，颤着，忽然滑下去，在窗玻璃上拖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路。在这样的路上，我看见了第一树山樱花。远远的，在一面青黑的坡上，它偎依着青松，偎依着茶园，开着粉粉白白的花，像一句没说完的话，愣在那儿。火车往前开，山樱往后退，一闪，被山遮住了。但紧接着，又是一树，这树近些，能看见枝条伸着的姿态，一枝一枝，都朝着铁路的方向，就像是在向车内旅客招手，猜不透这些南来北往的人为何奔波。

山樱花开得不多，稀稀疏疏的。春山含笑，却让人觉得暖，一种从冷里透出来的暖，像薄寒的早晨，有人给你递过来一盏当地的热茶。祁门红茶、黄山毛峰、太平猴魁或凫绿。山在雨里是静的，雨在山里也是静的，它们像一对和谐默契的恋人，不用开口，彼此的气息是最动听的语言。暗绿的黄山松喜欢旁敲侧击，墨绿的杉树心无旁骛，那些嫩黄灌木新发的

